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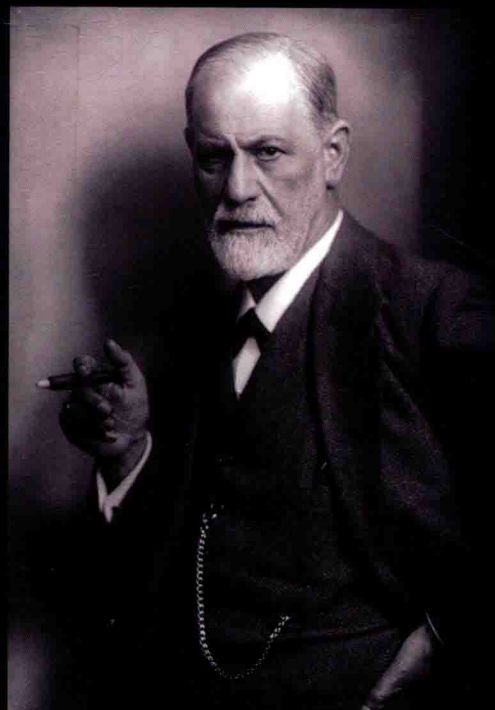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当代弗洛伊德：转折点与重要议题》系列

论弗洛伊德的 《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

On Freud's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美) 埃塞尔·S. 珀森 (Ethel S. Person) 著

尹肖雯 译



非外借

曾奇峰作序力荐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化学工业出版社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当代弗洛伊德：转折点与重要议题》系列

论弗洛伊德的 《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

On Freud's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美) 埃塞尔·S. 珀森 (Ethel S. Person) 著

尹肖雯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

On Freud's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by Ethel Spector Person

ISBN 0-88163-325-9

©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 2001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KARNAC BOOKS LTD Publishers, represented by Cathy Miller Foreign Rights Agency, London, Englan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 Chemical Industry Press 2018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Karnac Books Ltd. 授权化学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违者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7-584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美) 埃塞尔·S. 珀森 (Ethel S. Person) 著; 尹肖雯译.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8. 11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当代弗洛伊德: 转折点与重要议题》系列)

书名原文: On Freud's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ISBN 978-7-122-32872-4

I. ①论… II. ①埃…②尹… III. ①弗洛伊德 (Freud, Sigmund 1856-1939)-群体心理学-研究 IV. 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3913 号

责任编辑: 赵玉欣 王新辉

装帧设计: 关 飞

责任校对: 边 涛

出版发行: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13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印 装: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1 $\frac{3}{4}$ 字数 172 千字 201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购书咨询: 010-64518888 售后服务: 010-64518899

网 址: <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 如有缺损质量问题, 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 5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中文版推荐序

PREFACE

这套书的出版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意。发起者是精神分析领域里领袖级的人物，参与写作者是建树不凡的专家。在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旅途上，这些人一起做这样一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每本书都按照一个格式：先是弗洛伊德的一篇论文，然后各领域的专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弗洛伊德的论文都是近百年前写的，在这个期间，伴随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人类对自己的探索也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些成就，体现在一篇篇对弗洛伊德的继承、批判和补充的论文中。

如果细读这些新的论文，就会发现两个特点：一是它们都没有超越弗洛伊德论文的大体框架，谈自恋的仍然在谈自恋，谈创造性的仍然在谈创造性；二是新论文都在试图发掘弗洛伊德的理论在新时代的新应用。这两个特点，都反映了弗洛伊德的某种不可超越性。

紧接着就有一个问题，弗洛伊德的不可超越性究竟是什么。当然不可超越有点绝对了，理论上并不成立，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改为，弗洛伊德难以超越的究竟是什么。答案也许有很多种，我的回答是：弗洛伊德的无与伦比的直觉。

大致说来，探索人的内心世界有三个工具。第一个工具是使用先进的科学仪器，了解大脑的结构和生化反应过程。在这个方向，最近几年形成

了一门新型的学科，即神经精神分析。弗洛伊德曾经走过这个方向，他研究过鱼类的神经系统，但那时总体科技水平太低下，不足以用以研究复杂如大脑的对象。

第二个工具是统计学，即通过实证研究的大数据，获得关于人的心理规律的结论。各种心理测量的正常值范围，就是这样得出的。目前绝大部分心理学学术期刊的绝大部分论文，都是这个方向的研究成果展示。同样的，在弗洛伊德时代，这个工具还不完备。

第三个工具，也是最古老的工具，即人的直觉。直觉无关科技水平的高低，而关乎个人天赋。斯宾诺莎说，直觉是最高的知识，从探索的角度说，它也是最好的工具。弗洛伊德的直觉，有惊天地泣鬼神的魔力；他凭借直觉得出的那些结论，一次次冲击着人类传统的对人性的看法。

我尝试用弗洛伊德创建的理论，解释直觉到底是什么。直觉或许是力比多和攻击性极少压抑的状态，它们几无耗损地向被探索的客体投注；从关系角度来说，直觉的使用者既能跟被探索者融为一体，又能抽离而构建出旁观者的“清楚”；直觉还可能是一种全无自恋的状态，它把被探索者全息地呈现在眼前，不对其加以任何自恋性的修正，或者换句话说，直觉“允许”其探索的对象保持其真实面孔。这些特征一出来，我们就知道要保持敏锐而精确的直觉是多么不容易。

精神分析建立在弗洛伊德靠直觉得出的一些对人性的看法基础上。让人觉得吊诡的是，很多人在使用精神分析时，却是反直觉的。他们从理论到理论，从一个局部到另外一个局部，这显然是在防御使用直觉之后可能产生的焦虑：自身压抑的情感被唤起的焦虑，以及面对病人整体（直觉探索的对象是呈整体性的）而可能出现的失控的焦虑（整体过于巨大难以控制）。在纯粹使用分析方法的治疗师眼里，病人只是一堆零散的功能“器官”。所以，我经常对我的学生强调两点：一是在你分析之前、分析之后甚至分析之中，都别忘了使用你的直觉，来整体地理解病人的内心；二是把“人之常情”作为你做出一切判断的最高标准。后者其实也是在说直觉，因为何为“人之常情”，也是使用直觉后才得出

的结论。

本丛书的编撰者精心挑选了弗洛伊德的五篇论文。这些论文所论述的问题，对我们身处的新时代应该也有重要意义。弗洛伊德曾经说，自从精神分析诞生之后，父母打孩子就不再有任何道理。在《一个被打的小孩》一文中，详尽描述了被打孩子的内心变化，相信任何读过并理解了弗洛伊德的观点的人，会放下自己举起的手。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上，在精神分析诞生了 118 年（以《释梦》出版为标志）后的今天，仍然有人把“棍棒底下出孝子”视为育儿圭臬。

《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论述了创造性。目前的大背景是，中国制造正在转型为中国创造，这俨然已是国家战略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与此相关的很多方面都没有跟上来。弗洛伊德，以及该论文的评论者会告诉我们，我们实现国家梦想需要在何处着力。

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中，弗洛伊德论述了群体中的个体智力下降、情绪处于支配地位、容易见诸行动等“原始部落”特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对这些特征的警惕，事关社会基本安全。

《论自恋》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人类心灵的新的开阔地，后继者们在 这片土地上建树颇丰。病理性自恋向外投射，便形成了千奇百怪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现象。理解它们，有利于建构更加适宜子孙后代居住的精神家园。

《移情之爱的观察》讲述了一个常见的临床问题，但又不仅仅是一个临床问题。它相当靠近终极问题，即一个人如何觉察和摆脱过去的限定，更充分地以此身此口此意活在此时此地。

在本书众多的作者中，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um）教授。他 1997 年到武汉旅游，参观了中德心理医院，到我家做客，我还安排了一个医生陪他去宜昌看三峡大坝。一直到 9·11 事件前后，我们都偶有电子邮件联系，再后来就“相忘江湖”了。专业人员不是相遇在现实，就是相遇在书中，这是交流正在发生的好现象，毕竟，真正的创造，只会发生在不同大脑的碰撞之中。

希望中国的精神科医生都读读这本书。我从不反对药物治疗，但我反

对随意使用药物。医生们读了本书就会知道，理解病人所带来的美感，比使用药物所获得的控制感，更人性也更有疗愈价值，当然也更符合医患双方的利益。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建立在化学对大脑的改变上，而是建立在“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基础上。

稍改动一位智者的话作为结尾：症状不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正在展开的谜。

曾奇峰

2018年5月31日于洛阳

前言

FOREWORD

为了促进精神分析学派不同分支间的思想交流，由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理事长罗伯特·沃勒斯坦（Robert Wallerstein）提议，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出版了《当代弗洛伊德：转折点与重要议题》系列。虽然精神分析理论万法同宗，但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地区精神分析理念的侧重点多少存在差异。这套丛书之所以问世，就是为了向广大学习者介绍那些独特的、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并探索不同思想之间的异同。在这套书中，我们邀请数位风格迥异的精神分析师共同探讨弗洛伊德的某篇论著，并将各方观点整理成书。

本系列的每个分册都以弗洛伊德一篇经典论著开篇。本书开篇就是图书编辑约翰·克尔（John Kerr）先生摘录自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即《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的一段文字。其后是受邀的诸位优秀精神分析师、精神分析学教授和理论学家针对开篇文字的评论文稿。此外，我们建议，受邀的各位作者对弗洛伊德著作的讨论不要太形而上，最好是和广大学习者目前最感兴趣和关心的话题相结合。

其实，关于弗洛伊德论著的选择，我们斟酌再三，甚至反复修改。我们曾经用了几年的时间走访了世界各地 IPA 出版和咨询委员会的诸多成员，希望他们对于该丛书主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然而，由于咨询委员会成

员太多，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不得不跳过这一环节，转而向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执行委员会及出版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征询意见，从而形成一份候选论文名单，并将名单提交顾问委员会成员以从中遴选出某一篇作为讨论主题。

我对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心存感恩，他们不仅帮助我们选出合适的弗洛伊德论著作为丛书主题，还让世界各地的精神分析师推荐他们心目中适合评论被选议题的最佳人选。

系列书的每一个分册都首先以英语出版，此后被翻译成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三种官方语言，即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此外，该系列也在意大利发行。

我很荣幸能和 IPA 图书出版管理专员珍妮丝·艾哈迈德（Janice Ahmed）合作数年。正是她的鼎力相助、她专业的职业素养，以及给予这个项目的极大耐心，最终促成了这套优秀国际出版物的问世。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行政助理约翰·阿塞韦多（John Azelvandre），所有手稿的转录、每一次编校的记录和更新，以及收稿时间的规划，都得益于他事无巨细的责任感和耐心。

特别感谢 IPA 的秘书罗伯特·泰森（Robert Tyson）博士。由于出版商的更迭和过渡，这套书的出版过程极费周折，而罗伯特·泰森博士全程亲力亲为，他的努力促成了这套著作的面世。

本分册是这套书中首个由分析出版社而非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当耶鲁大学出版社因资深编辑格拉迪斯·普基斯（Gladys Topkis）女士的退休而缩减其精神分析相关读物出版服务的时候，我们为最终选择分析出版社负责此书系的出版而倍感欣慰。

格拉迪斯·普基斯女士对于此书出版工作的启动和推进所付出的努力是无价的。在我们最初与耶鲁大学出版社合作的时候，她一直担任此套图书的编辑。她对于这套著作倾注的心血不仅限于最开始我们与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合作时期，在后期向分析出版社过渡过程中她也同样尽心尽力。她不

仅仅向我们推荐了分析出版社，还让我们认识了新编辑——约翰·克尔（John Kerr）先生。

约翰·克尔先生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同时也是一位受训有素的临床心理学家，他对精神分析理论的看法独树一帜。他同时也是《危险方法：弗洛伊德、荣格和莎宾娜·斯比尔林的故事》（*A Most Dangerous Method: The Story of Freud, Jung, and Sabina Spielrein*）一书的作者。他和格拉迪斯·普基斯女士一样，是当代精神分析图书系列的优秀编辑之一，同样对精神分析理论充满热情。

该分册出版过程中，我们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只拿到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一小部分内容的再版许可。约翰·克尔曾为再版内容反复斟酌（这绝非易事），而且对每一个候选论著都做了详尽的注解。该分册的最终问世离不开约翰·克尔先生的付出。

我们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是分析出版社的南希·利古里（Nancy Liguori）、伦尼·克布林（Lenni Kobrin）、约翰·里格尔（John Riegel）。这本书离不开他们尽心负责的编辑、校对。我们还要感谢分析出版社的常务董事保罗·斯特潘斯基（Paul Stepansky）先生，他一直致力于当代精神分析著作的出版工作，他为当代精神分析的稳固发展做出了贡献。

最后，我们谨以此书献给迪迪埃·安齐厄（Didier Anzieu）。在他辞世前不久，他完成了本书部分章节的撰写。我们怀着无比尊敬和钦佩的心情出版此书，以此纪念迪迪埃·安齐厄先生对精神分析领域的杰出贡献。

埃塞尔·S. 珀森（Ethel Spector Person）

目 录

CONTENTS

- 001 导论
埃塞尔·S. 珀森 (Ethel Spector Person)
- 015 第一部分 《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1921) 文本
约翰·克尔 (John Kerr)
- 051 第二部分 对《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的讨论
- 053 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背景、意义、影响
迪迪埃·安齐厄 (Didier Anzieu)
菲利普斯·斯洛特金 (Philip Slotkin) (英译者)
- 071 群体心理学与精神分析群体
罗伯特·卡珀 (Robert Caper)
- 094 复杂群体中的权力和领导力
亚伯拉罕·扎莱尼克 (Abraham Zaleznik)
- 116 群体和狂热主义 (附: 精神分析群体流派“家系图”)
安德烈·E. 海纳尔 (André E. Haynal)
- 131 群体心理学、社会与群众: 与社会暴力受害者一同工作
约兰达·甘佩尔 (Yolanda Gampel)

153 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精神分析和文化
克劳迪奥·L. 伊兹瑞克 (Cláudio Laks Eizirik)

171 专业名词英中文对照表

导 论

埃塞尔·S. 珀森^① (Ethel Spector Person)

① 埃塞尔·S. 珀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内外科学院）、精神医学系的临床精神病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精神分析培训与研究中心的培训及督导分析师，美国精神分析协会的会员。她是 IPA 出版委员会的主席，曾担任过北美 IPA 副秘书长、副理事长。她的著作包括《爱情和宿命的相遇》(Dreams of Love and Fateful Encounters) 及《性的世纪》(The Sexual Century)。

正如我们在前言里提到的，IPA 出版委员会决定通过咨询委员会广大成员投票并排序的方式选择弗洛伊德的经典论著作为这套书各分册的开篇。在前几年里，绝大多数成员高度一致地选择那些最能代表弗洛伊德思想的论著。但对于《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或《群体心理学》）这本书而言，情况却有些不同，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对此的意见出现两极化。投赞成票的学者认为这是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因为它开启了分析师的自我探索之路。比如，本书涉及对人类“服从渴望”起源的探索；而投反对票的学者则认为这本书最多也就是一本“分析师指导手册”，或者可能连这都不如，它不过是重申了一种备受批判的思想，即弗洛伊德有关“原始族群”的论点。无论如何，《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最终还是被采纳了，尽管只是险胜一筹。考虑到某些优秀分析师对这部论著的高度评价，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因为该书对于弗洛伊德思想而言具有一定的转折意义。

精神分析师对于此书的评价褒贬不一。比如，伊莱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和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两位学者，他们都对《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怀着相当深刻的感情，可是他们对此书的评价却截然相反。伊莱亚斯·卡内蒂是一位典型的逍遥派欧洲知识分子，也是 20 世纪最具创造力的思想家之一，他曾于 20 世纪 20 年代，在维也纳动笔编写《群众和权力》（*Crowds and Power*）（Elias Canetti, 1960）一书，并用了 35 年时间才完成了这本社会学理论的标志性著作。对他而言，《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不仅和他的研究主题有关，他本人也对弗洛伊德怀有某些私人情结，他曾在自传式回忆录《我耳中的火炬》（*A Torch in My Ear*）（Canetti, 1980: 122）中写道：

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的职业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维也纳有弗洛伊德这号人物的存在。那时候人们都在讨论他，就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因为弗洛伊德及其思想，为所有的事情都寻到一个答案。但是，弗洛伊德的思想却无法帮助我搞清楚那些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我曾单纯地认为我做的事情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我甚至认为他是我的对手。但事实上，他对我一直有榜样的作用。只是，我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卡内蒂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的灵感来自于他和母亲、弟弟一起生活在法兰克福的经历（1921—1924），在那里，他们目睹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Canetti, 1982: 79-80），获得了一些和群体有关的经历，那时候他们还没搬去维也纳。

前不久，在我到达法兰克福差不多一年，我曾经在采尔街目睹了一场工人的示威游行，我记得他们当时是在抗议瓦尔特·拉特瑙（Rathenau）的暗杀案。我能感受到示威队伍中散发出的强大信念，非常有力量……以至于我对于人生中这个首次亲眼目睹的示威游行印象深刻，如同生理本能那样难以忘怀。

随着德国通货膨胀的加剧，卡内蒂的母亲和弟弟离开法兰克福，去了维也纳，卡内蒂在6个月后才和他们会合。1924—1925年的那段时光恰好是卡内蒂在维也纳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在那段时间里，他对未来有了新的想法。这段时间的经历对他来说无异于一种“启示”，召唤着他开始了长达35年对群体和权力的探索之路：权力如何产生于群体，又如何作用于自身。关于这个问题，卡内蒂的基本观点是，群聚本能总是和个人本能相冲突，而这种冲突可以为人类历史的一切重要问题提供答案 [这个观点和弗洛伊德的一段话如出一辙：对孤立的个体来说，个人利益是一切行为的动力，但对群体来说，个人利益就显得无关紧要了（Freud, 1921: 79）]，卡内蒂还提出：群聚本能（crowd instinct）和性本能（sexual instinct）一样猛烈。

卡内蒂对“群体”的另外一次体验也发生在维也纳。1927年7月15日，奥地利布尔根兰州的工人们被杀害，但是法庭最终判定杀人者无罪，工人们为此抗议，卡内蒂也参与其中。“虽然这个事情已经过去53年了，但是它对我的影响深入骨髓……从那时开始，我就再也不能看任何有关监护暴动的事情。当时，我成为那个群体的一分子，我变得好像彻头彻尾的服从，服从群体，没有一点儿个人意志，对群体行为仿佛没有一丝抵触”（Canetti, 1980: 245）。后来，卡内蒂承认，置身于群体的感受仿佛地心引力一样强大。“在那种状态下，一切好像都变

了，包括我的意识，一切都变得激烈又神秘……后来，不管我的生活状态如何，这个谜都一直困扰着我。即使我最终明白了一些事情，对于这些问题的困惑还是一样存在”（Canetti, 1980: 80）。

对卡内蒂（Canetti, 1980: 94）来说，最重要的体验是：

你仿佛一直被群体推着走，就跟喝醉了一样，你迷失其中，忘却自我，一切感受好像都那么遥远，却又充实；那种感受很真切，但是都不是为自己而感受，在那个瞬间，你没有自我，变得无我、无私。由于人们对自私充满否定和贬斥，我觉得，我需要这种无私体验，它如同末日审判的一声号角那般震撼，这种体验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小看。

在乡下静修期间，卡内蒂第一次接触到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原文为德语 *Massenpsychologie und Ich-Analyse*），这也是他研究群体的开端。“让我惊讶的是，我试着翻开这本书，竟然能一直坚持看下去，因为从看到这本书的第一个词开始，我就产生了某种抵触心理，在此后的55年里，这种感觉都没有消失。”显然，卡内蒂之所以反感弗洛伊德，是因为他觉得弗洛伊德并没有真正体验过“群体的危害”，没有被群体俘虏和伤害过。“我对弗洛伊德的反感从我的作品一开始就展现出来了”（Canetti, 1980: 149）。

虽然卡内蒂自视和弗洛伊德关系甚密，是“对手”一样的存在，但是在其作品《群众和权力》中几乎看不出这一点。相反，在这样一部有着大量参考文献的著作里，通篇都没有出现对弗洛伊德论著的引用。只有一篇引文是和弗洛伊德有关的，还出现在脚注的位置，卡内蒂用它来描述史瑞伯的偏执性妄想症，因为这个案例实在是绕不开弗洛伊德。

和卡内蒂不同，欧内斯特·贝克尔对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大加赞赏，而且这部著作在贝克尔思想体系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他最重要的著作《拒绝死亡》（*The Denial of Death*）中，贝克尔给出如下的高度评价（Becker, 1973）：